

/ 笔墨春秋 /

柴花公主

□梁丽华

在孟县历史上,有一位护佑一方的公主,人称柴花公主。千百年来,柴花公主的事迹一再载入地方志中,但是翻遍五代正史,难寻其踪迹,不禁疑惑,历史上真有柴花公主其人吗?柴花公主有着怎样的离奇身世?她又是如何由人而成神的?笔者经过多番考证,倒也寻得一些蛛丝马迹。

明成化版《山西通志·山川》载:“水神山,在孟县东北十里。相传昔周世宗女秉性贞烈,不欲适人,潜于是山树下,涕泪良久,渴而思水,扣地求之,俄而泉涌,饮毕,自溢于树。乡人立庙祀之。早祷辄应。”

从记载看,这是一则简短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。“渴而思水,扣地求之,俄而泉涌……早祷辄应”,这部分情节有着明显的民间故事特征:在地上磕了一个头,就有泉水汩汩而出,这是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超自然现象,并表现出人类战胜自然的类型化倾向;将死去的人封神,并向神灵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愿望,希望得到应验,具有浓郁的迷信色彩;“柴花”明显不是公主的封号,也不是公主的名字,这个土味化的名字符合民间故事口头传播的典型特征。

但这个故事也有反映真实的一面,“周世宗女秉性贞烈,不欲适人,潜于是山树下,涕泪良久……自溢于树。”这部分情节有时间:后周时期;有地点:孟县水神山;有人物:周世宗女;有事件:此女性格刚烈,不想屈从于父母安排的政治婚姻,毅然逃婚,行至太行深处,钱粮殆尽,孤身弱女,饥渴难耐,茫然四顾,昔日养尊处优的她,竟不知何去何从,于是心灰意冷,自缢而死。从这一方面看,采用的是历史笔法。

严格来讲,这个故事与史家所称的“历史”是不相符的,应该是地方志的编者因为柴花公主在本地的非同凡响的影响力,大量走访当地百姓,收集了这个民间故事,并进行了文学的再加工,载入地方志中。

但换个方向思考,民间传说也是离不开历史的。很多民间故事都是以真实事件为蓝本,进行了艺术加工、润色。柴花公主的故事也不例外:后周时期,一位气度不凡的逃婚(落难)公主,逃至孟县,自缢身亡。出于对地位尊贵的公主的敬畏和同情,深山里淳朴的百姓通过地方官层层上报朝廷,出于某种不能为人所道的复杂原因,朝廷未有回音,别无他法,山民们只好集资安葬了这位身份尴尬的公主,并建了一座简易的祠堂来祭祀她。凡此种种,都能在这个民间故事中看到一个不能被百姓所知内幕的真实事件。

这个事件对一辈子都没跨出深山的百姓来说,是一件大事,于是口口相传,愈演愈烈,最后发酵成了符合百姓意愿和心理期许的凄美故事。

据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潮的观点:“对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历史的终极追求只是一个梦想,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架构而成的。因此,对传承下来的各种形态的记忆或记录进行真伪考辨已经不重要了。”且不说柴花公主之事的真伪,它真切地反映了孟县本土百姓的历史观念,即在口述自己历史的时候,并不要求真实,而是越传奇越好,以此传播本土的信仰和信念。所以,关于柴花公主的历史只能称作是孟县人的历史,“信仰”和“信念”的历史。

二

关于柴花公主的故事,还有另一个版本,“夫当陈桥之变也,韩通而外,举朝

莫不俯首听命,惟圣母以后周之贵主,值未字之髫年,偏以矢死,靡他者,从容尽节于此山,非甚贞烈,孰能若是?”(清乾隆《新建月台石阶并改建石阶牌坊重修山门碑记》)

由明朝地方志中的“不欲适人”到清朝碑记中的“从容尽节”,到底哪个版本的故事更真实一些?这不得不先从后周说起。后周是处于唐宋夹缝中的一个很短命的朝代,历经三世,短短十年。在这样一个没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朝代里,却出了两位戎马倥偬、存眷民生的明君。后周世宗柴荣本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侄。因为郭威的妻子柴氏不能生育,便收养了娘家的侄子柴荣,柴荣就成为郭威名义上的嫡长子。当郭威还是一个为后汉征战天下的将军时,处于后方的暴君汉隐帝因为忌惮郭威父子的赫赫战功,便残忍杀害了郭威和柴荣在京的家眷。这其中包括郭威的两子一女和柴荣的三个幼子。这场祸事的惨烈,几是灭门。被杀的有没有柴荣的女儿,不得而知,史书没有记载。郭威一气之下反叛推翻了后汉的统治。公元951年,郭威登上帝位,建国号周,因为郭威的男性直系亲属尽数被害,柴荣成为事实上的继承者。三年后,郭威病故,柴荣继位。

这位平民出身、行事低调的帝王,并没有在皇权中迷失自己,他没有大肆封赏宗室,只是追封了几位死于隐帝之祸的皇亲,在世的皇子皇女皆没有封号。罕有地,不知出于何意,宋朝的史官并没有在正中记载柴荣的女儿的任何信息,只是在显德六年三月,草率地提了一句“以皇女薨,辍朝三日”。史官并没有对这位离世的“皇女”留下只言片语。按常例,皇帝的女儿必须经过正式册封才能称为“公主”。显然这位“皇女”并没有经过正式册封就已经去世了。

“皇女”年龄几何?因何而死?是在隐帝之祸前出生,还是在后周建立后出生?如果这位皇女在后周建立后出生,此时大约只有八九岁的年龄,还不到适婚年龄,所以不存在“不欲适人”的可能性。此时她的父亲周世宗还没有过世,后周也没有被宋朝取代,所以也不存在皇女因王朝覆灭、复国无望而自缢的可能性,那么这位皇女应该不是缢死在孟县水神山的柴花公主。如果皇女是隐帝之祸前出生,而又没有被汉隐帝杀死,推算下来,这位皇女大约也到了待嫁的妙龄了吧?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周世宗为自己的女儿定了一门亲事,这门亲事又有着基于稳固江山的政治目的,皇女对自己的婚事很不满意,怎么办?于是选择了逃婚,最后选择在深山里自缢而亡。只因皇女身亡不久,朝廷还未来得及去迎回皇女的灵柩,周世宗也因病驾崩,幼帝登基,后来又发生了陈桥兵变,江山易主,混乱之中,皇女的安葬事宜无人主持,从此这位可怜的皇女便永久葬在了异乡。

如果史书中这位离奇夭折的“皇女”就是柴花公主,那么柴花公主大概率是因为“不欲适人”而潜入水神山的。

无独有偶,与柴花公主同时代客葬孟县的还有另一位大人物——苗训。苗训,善天文占卜之术,原在后周世宗柴荣帐下。柴荣过世后,苗训以“一日克一日”的神秘预言促成了陈桥兵变,从此深受赵匡胤器重,官至检校工部尚书。但赵匡胤“杯酒释兵权”之后,苗训便选择了隐退,不知所踪。

据清乾隆版《孟县志》载:“(苗训)卒年七十余,今县东白土坡有训墓。”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,苗训祖籍山西永济,古人讲究落叶归根,按理应该归葬永济,抑或身为朝廷元老,葬京畿。客葬孟县

是什么原因?在我看来,是因为愧对先君柴荣,有护佑陪葬幼主之心。以苗训之力,将客死他乡的幼主推上祭坛,享受水神山周边几十里百姓代代香火供奉,也不是不可能。

三

那么,柴花公主是如何由人而为神的?据明天启年间孟县元吉廪生史万选《重修水神圣母庙碑记》载:“适我婶母杨氏……染病月余不痊,忽一夕,梦圣母再再而至,归视乎婶母曰:‘余乃水神也,不耐风雨摧残,尔其为我筑舍,我当起尔病。’及醒,而依稀如在。婶母遂慨然曰:‘诚如神教,愿独力修补,决不敢他有万化。遂鳩工起造,未踰月而体健如故。神之灵感亦至是乎!’”

这应该是史万选无意中记录的一次民间造神活动。这在孟县不是个例。孟县藏山因为是春秋时期“赵氏孤儿”的藏匿地广为人知。后来“赵氏孤儿”赵武被百姓尊奉为藏山灵感大王。赵武和柴花公主均符合造神的第一个条件—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、高尚的节操或杰出的功绩。山区罕有大人物出现,如果给柴花公主冠以“神”的称号更易被大众接受和崇拜。这时刚好有一个人因为久病产生臆想或者出于某种目的,称柴花公主托梦于她,于是柴花公主“灵感莫测”的消息便传播开来,这符合造神的第二个条件——“显灵”。从此柴花公主被尊奉为“水神”,每逢庙会,信徒溢道,往来不绝。史万选在《重修水神圣母庙碑记》中就反映了这个现象:“水神圣母极其灵感,诸祈福、求嗣、攘灾、却难者,辄有所祷,其应如响。以故每年四月四日,城市乡村,男女老幼骈然交集,虔心顶礼。即一举一动,一火一香,罔不各致其诚。自非圣母显赫,乌睹此哉!”

柴花公主成神,也离不开佛教道教的参与。水神山烈女祠诸多碑记记载,几乎每次烈女祠的修缮扩建都离不开驻祠僧道的呼吁和化缘。比如明嘉靖四年《重修水神圣母庙宇》碑:“庙宇年久倾坏,有住持庵主宋妙贵善诱开昌,纠同庙主郭经、乡老宋公良、李公文升等修理完备。”明万历《重修圣母庙记》:“僧人圆树乞施于坊乡,随其所得,以次修举。”清康熙《重修庙记》:“柴花圣母由来已久……住持道士杜阳禄、王福瑞爰募化城村善士,鳩工庀材,重加修葺。”而且祠内的马王殿、灵官殿等建筑也明显具有道教的元素。这也是很多年来烈女祠祷祭不辍的重要原因。

逐渐地,柴花公主不欲嫁人的“贞烈”已经不足以满足精神所需,也不再具备道德教化的力量。饱读儒家经典的地方文人在考证柴花公主出处的同时,研读史书,发现了蕴藏在柴花公主故事中符合自己精神需求的价值观——忠义,而这恰恰契合了封建时代官方对秩序和孝忠的强调和推崇。据清光绪同知銜知孟县事项则龄叙:“神为周世宗女。陈桥兵变,宋代周祚,苻后郑王既迁,乃遁迹,殉节,故亦曰烈女”,“殉节兹山”可以证明了清朝,柴花公主的故事已经发生了变异。

如果说民间对柴花公主的信仰是柴花公主由人变神的重要因素,那么孟县文人对柴花公主故事的改编,是柴花公主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逐渐精神化的过程,逐渐成为以忠义为精神内核的柴花公主。

近日重游水神山烈女祠,闲阶寂寂,人迹杳杳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民间对柴花“圣母”信仰的力量会越来越弱,直至消解,但柴花公主所承载的忠义精神早已融入了孟县人民的基因血脉,并将永续传承!

/ 诗词曲赋 /

雪韵

□史永昌

一

漫天飞雪入寒林,落向枝头力不禁。
阔路茫茫归一色,人踪车辙印痕深。

二

琼花落地色如银,楼阁亭台一望新。
最是家乡风景好,隆冬时节不输春。

三

阔野苍苍草木稀,崇山峻岭雾霏微。
琼花犹似万千蝶,落向纤枝却不飞。

四

雪借凄风欲作狂,郊原野阔白茫茫。
枝头一只孤鸣鸟,怯问何时出暖阳。

五

细看雪花犹觉亲,形如白羽色如银。
只身卧地滋冬麦,共与红梅报早春。

六

空山雪落朔风寒,鸱鸟悲凄草木残。
但有虬松凝碧翠,如龙似凤舞峰峦。

七

琼花漫野舞翩跹,敢是天庭玉女仙。
派向人间谋福祉,填平洞壑作良田。

雪

□高有清

天女漫天散梨花,神州大地换新颜。
玉叶琼枝挂冰川,银装素裹满眼冬。
除却乾坤万尘埃,却留清白在人间。
寒冬已至待春还,笑看花开遍田园。

初冬的夜

□郝宝良

初冬的夜
整个城市脱去了绿装
只有那寒冷的风
不停地呼啸着
向每户人家打着招呼
我孑然一身
行走在街巷中
去领略那瑟瑟寒意
虽然冷寂
但感觉不到萧疏
因为冬天孕育着生命的力量
蕴藏着展现美丽的勃勃生机
于是我依恋着,思忖着
期冀着这冬之后
来年春天的绮丽繁华

征龙年新春联

本报拟定于2024年的春节前组发新春联专版,现向社会各界征集龙年新春联。新春联要求突出地方性、新颖性和时代感,从五字联至十一字联均在征集之列。征稿截止到2024年1月15日。

来稿请发电子邮件至 yqwbscb@163.com,注明“春联”字样。